


## 비트코인 갤러리

루나로 비트졸업한다ㄹㅇ 

ㅇㅇ(39.7) | 2022.05.13 12:35:05

"通过月神硬币实现“比特毕业”。"

还有人列举自己的成绩，写下自己的经历，甚至举行抽奖，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喜悦。

"认证，感谢月神币，我‘毕业’了。

这种土里土气的生活就这样毕业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感受。

我将从帖子中选择10个人，并给每个人20万韩元的资助。

请留言，祝你一切顺利。"

## 비트코인 갤러리

오늘 35만원 벌었다가 15만원날림 

有人因为心情起伏而大喊“还不知道EOS币是什么的家伙们，请在汉江上欢迎他们，好容易离开了。”

像赵家人这样有极端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据韩国《先驱经济》报道，卢纳币暴跌后，网上出现大量暗示投资失败，有人想自杀的文章。

更令人担忧的是，自杀圣地马坡桥的网络搜索量飙升。为此，警方甚至加强了麻婆桥附近的巡逻。

以Luna币暴跌为代表的这一轮“货币地震”波及深远。

## 打破平衡的神秘卖家

设计月神币的男子名叫全，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曾在苹果和微软担任工程师。2018年，当全球比特币热潮升温时，他与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韩国电子商务平台TMON的创始人沈玄成共同创办了虚拟货币开发企业Terraform Labs。

“我们的目标是将所有‘稳定币’与电子商务和零售结算网络连接起来，打破国际商业的壁垒。”2019年，全杜衡满怀雄心，将月神币推向市场。经过一轮跷跷板式的循环套利，从2021年初到2022年4月，Luna货币暴涨近120美元，市值410亿美元，深受投资者欢迎。杜衡成了业界的宠儿，被称为“韩国版的马斯克”。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内容，称自己从去年12月起就在新加坡。

根据这一线索，韩国记者发出采访邀请，先后走访了Terraform Labs总部和全在新加坡的住所，但未能见到全本人。全得住所位于当地一个富人区的高级公寓里。有各种室外游泳池、网球场和篮球场等。门外还有2小时送餐服务的大米和矿泉水。认购人姓名与妻子姓名相同。

第二天，记者收到全的回复，称会优先与媒体对话，但需要一段时间与各地区媒体联系。

## 被公众舆论吞没的政府

事实上，当Luna currency发展势头强劲时，Terraform Labs就成了目标。

2021年9月，在纽约参加虚拟货币活动的全收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传票。此前，SEC已经进行了4-5个小时的视频调查。

杜衡认为他不是美国人，Terraform Labs不在美国，SEC没有调查权限。因为撤销权，调查进入强制程序，双方开始了诉讼大战。

SEC介入是因为Terraform实验室的镜像协议。

比如在苹果股票“AAPL”前加一个“M”，就成了这份协议中与苹果股价挂钩的虚拟股票mAAPL，可以用卢纳货币和UST货币进行交易。从镜子里看，如果苹果公司的股票是136美元，那么苹果公司的市值就是136 UST币。

SEC指出，同类商品泛滥会造成市场混乱，应该受到监管，而这种效仿美股的镜像协议实际上是未经许可的非法交易。此外，SEC还要求Terraform Labs提交Terraform Labs拥有的Quanduheng和Luna coins等文件，以判断是否存在暗箱操作或不当获利。

目前美国法院一审二审结果都支持SEC，美国当局将正式开启调查。

韩国相关部门的措施相对滞后。今年5月，在国内受害者的集体抗议下，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金融证券犯罪联合调查团以“一号事件”立案调查卢娜-UST事件，重点调查全杜衡诈骗逃税嫌疑；6月，金融监督院称“正在积极协助检察机关调查”，是否违法尚无定论；今年8月，虚拟资产交易所发布了一项保护投资者的自律计划。

据新闻报道，8月中旬，全在新加坡接受虚拟货币媒体专访时表示，很难做出回韩的决定。“他们(韩国调查当局)没有起诉我们任何事情”。

韩国的反应与其舆论氛围密切相关。

早在2017年，由于虚拟货币的投机趋势，韩国决定禁止虚拟货币的发行和投资基金的筹集。时任国务总理的李洛渊警告说，“年轻人和学生争先恐后地炒币，以求在

短时间内获取暴利。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因为放任可能导致严重的病理现象。”次年，司法部甚至策划了一项禁止通过虚拟资产交易所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的法案，以关闭该交易所。

受此影响，相关企业为了逃避韩国的管控，大多在海外上市，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的新加坡也因此成为集中地之一。

其实是韩国人民反应比较大。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很难炒币。由于投资者的强烈反对，后续立法程序停滞数年，政府不得不退让。

民意只是影响政府决策的原因之一。

在虚拟货币热潮中，财阀的身影并不少见。现代区块链平台HDAC被创建和宣传，乐天也与区块链创业公司合作。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力量进入市场，给政府决策套上了又一个枷锁。

虚拟资产交换的作用非常微妙。据MBC介绍，主要虚拟货币的上市信息会通过交易所偷偷流出，并从中获利。2021年Upbit Exchange的利润率高达88%，而三星、现代汽车等公司的年利润率几乎不可能超过10%。

舆论与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政治家的选票和政策倾向，使得韩国政府相关问题束手束脚。据最新统计，韩国虚拟货币市场规模为55.2万亿韩元，日交易总额为11.3万亿韩元。

## 在悬崖边等待“毕业”

卢娜-UST事件并不是韩国人第一次被虚拟货币绊倒。

2017年，庆熙大学的一名学生进入虚拟货币，开春前赚了4倍本金，但随后损失了一半本金。他炒币的朋友70%都亏了。

2019年，《纽约时报》采访了一位年轻的韩国钱币投机者。他辞掉工作，到处借钱，每个月挥霍数百万韩元扩大投资，最后血本无归，可能达数千万韩元。

2021年，一家名为“V Global”的公司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骗取了3.85万亿韩元的投资款，6.9万人受害。

自从虚拟货币繁荣以来，类似的故事不绝于耳。韩媒曾指出，许多自杀事件都与虚拟货币崩溃有关。



即使负债累累，很多韩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仍然不愿意放弃“希望”。据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FSC)统计，20-39岁的虚拟货币持有者(约308万人)占韩国该年龄段人口的23%。可以说每五个韩国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在炒币。

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

“虚拟货币使社会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它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段来自一个社交媒体账号“Les Mis” (莱斯米斯)的话，赢得了很多钱币投机者的共鸣。

在压缩式的快速发展模式下，韩国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通过政经界的频繁联姻，形成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特权阶层。慢慢地，“金勺子，土勺子”这种说法就流行起来了。富裕家庭含着“金汤匙”出生，衣食无忧，前路坦荡；穷人的“土勺子”，就业困难，计划生育困难。

这一波“土勺”，大多出生于80、90年代，完全经历了韩国的经济不景气，地位阶层相比父辈有所下降。他们成功的人生轨迹已定：名列前茅，顺利上学。毕业后要么考公务员，要么想办法挤进财阀企业。

然而，在贫富分化和特权挤压的双重打击下，上升渠道更加狭窄，空间更加有限，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和住房的压力将更多的人拖入了“88万韩元一代”和“三掷一代”。

【注：“88万韩元一代”指平均月薪88万韩元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仅能维持基本生存；“三代”是指迫于生活压力，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的年轻人。】

此时虚拟货币诞生，“土勺子”们看到了逆势翻盘的曙光。他们每天刷手机，看大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更有甚者，他们聚集在网络论坛上讨论虚拟货币动摇韩国紧张的社会结构的可能性。

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不满在韩国社会货币投机盛行的深层驱动力。一项调查显示，韩国2/3的工薪族投资过虚拟货币，其中80%的人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

对此，FSC董事长恩·朱成曾表示，“虚拟货币不是受资本市场法约束的证券，而是一种没有已知内容的虚拟资产。政府没有义务保护他们。如果年轻人误入歧途，我们必须警告他们，他们正在犯错误。”

这一言论引起了韩国钱币投机者的不满，他们发起网上请愿，要求恩承洙辞职，继

续负债投资。一位硬币投机者形容自己是“站在悬崖边上的人”。投资虚拟货币是他为数不多的扭转自己命运的选择之一。

至此，韩国币链形成了一个闭环:等待“毕业”的人不断下注；躲在幕后的人变着花样牟利；利益关系渗透民意，套牢政府；求助无门的人被推到“悬崖边”，继续等待“毕业”。他们谈论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